

郊区客栈

夜里十二点,每夜都是如此,进入大门的行车道上沉重的木门会被关上,两根胳膊粗的铁棍被闩在门后;农民模样的女仆昏昏欲睡地等候那些迟来的客人已经一直等到这个时候。一刻钟之后,一个执行大范围巡逻的警察慢悠悠地从门前走过,他负责在打烊期间看守店铺。一点钟,浓雾中越来越近地传来一支巡逻队有节奏的脚步声,他们来自附近的辎重部队营地,脚步声从门前经过,随后又渐行渐远。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十一月夜晚寒冷、潮湿的沉默。直到三点钟,第一批车辆才会从乡下驶进来。它们从石子路上驶过,发出沉重的声音;车夫把自己包裹在围巾里,对噼噼啪啪的声音和凌晨的寒冷毫无知觉,如行尸走肉般在马匹后面摇晃着。

在一个这样的夜晚,将近十二点钟的时候,来了一对男女,要求开一个房间。女仆似乎认识那位先生,她不慌不忙地关上高大的木门,把沉重的门闩插好,然后没有多问一句,就领着两人向里走去。先是一段石头台阶,然后是一条长长的、没有窗子的过道,转过两个让人毫无准备地突然出现的拐角之后,是一段五层台阶的、被很多只脚踩磨得很光滑的石头台阶,然后又是一条过道,过道里松动了的地板砖在脚底下摇摇晃晃。在过道的尽头——来访者对此并不陌生——有一条只有几根横木的梯子通向一个小小的楼板间,楼板间里有三扇门,门都是褐色的,低矮地围绕在楼板洞的周围。

“这些房间有人住了吗？”那位先生指着那些房门问。老女仆摇头表示没有，并借着蜡烛的光亮打开了其中的一个房间；然后她把蜡烛举高，让客人进去。她在这儿还很少听到丝绸衬裙的窸窣窣声和那双惊恐地躲开每片投到地板砖上的影子的高跟鞋发出的细碎的哒哒声。“噢，好恐怖啊！啊，真浪漫！”那位夫人不止一次地喊道。而那个对这位身着丝绸的夫人充满不信任的老女仆显然把这些叫声都理解成了一种指责。她执拗而冷漠地看着她的脸，后者此时正不得不从她面前走过。她尴尬地低着头对她点点头，看样子可能有四十岁或者再大几岁。“谁都年轻过，”女仆想，“既然到了这个年龄，在自己丈夫身边或许也还可以任性一下；但是这个女人却还想要冒险！”然后她收了房钱，熄灭过道里最后一盏灯，回自己的小房间去了。

随即，整幢房子里都变得悄无声息。蜡烛的光还没来得及照亮这个粗劣房间的每个角落，那位陌生先生像一个扁平的影子站在窗边，而那位夫人怀着对未知的期待在床沿上坐下了。她不得不备受折磨地等待了很长时间，但是那个陌生人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如果说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发展得很快，就像一个突然开始的梦，那么现在，所有活动似乎都陷入了一种牢不可破的阻力之中，它让身体的任何部分都无法动弹。他感觉到，这个女人在对他期待着什么。她可以有这种期待吗？！她期待着看到他“拜倒在她脚下”。他知道：你现在应该“疯狂地吻她”。这让他觉得恶心。她的衣服穿得一丝不苟，头发梳得精致漂亮。解开她的衣服，就是打开生活内部一个无法想象的黑洞，一扇监狱的门。监狱中央有一张桌子，桌子旁边放着他们的生活物品；穿着家居鞋，带着各种表情。他充满敌意地、害怕地观察着它。她想把他关进这个监狱；她的手在不停地把他的手压到门把手上。到最后将会只剩下一件事：像一枚手榴弹一样跳进去，把壁纸一片一片地从墙上撕下来！他尽了最大的努力，终于克服住

这种种抗拒的力量,挤出一句话:“当我看着你的时候,你立刻就注意到我了吗?”

啊,这话奏效了。一股交谈的泉水喷涌而出。“你的眼睛就像两朵黑色的曼陀罗!”——也许她说的是“星星”?——“你狂热的嘴唇——”

“你立刻就充满了激情?”

“那当然了,亲爱的!不然我现在会在这儿吗?!”听起来她似乎是把语气重点放在了反问上。如果她成了一个厚颜无耻者的牺牲品,那该怎么办?她不认识这个人。但他的衣着、步态和脸都很高雅,而且爱是一种激情!这就够了。

“我跟踪你来着,好几天了!……”陌生人轻声地说。

在这一瞬间,他觉得完全不可能接受一种古怪的想法。她赤裸的皮肤会压在他的赤裸而毫无保护的皮肤上吗?她的胸脯会让他的胸中充满温暖吗?他试图用玩笑拖延时间。他们都感到痛苦而害怕。他说:“强壮的女人会把自己的脚也捆起来,不是吗?用鞋子。在捆扎的地方会有一些肉挤出来,产生一种独特的气味。一种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没有的淡淡的、蜡黄色的气味?把衣服脱掉!”

那个不幸的女人,当初她出于某种奇迹而心血来潮地隐瞒了自己的姓名,现在她感到气愤。“您错了,”她喊道,“请您不要再用‘你’对我说话,请让我走;我是个正派的女人,一位夫人!”

“请原谅!”陌生人说。他的样子重新变得高贵而痛苦。只有一个能够怀有某种深刻情感、被某种伟大而有罪的激情所折磨的人才会显出这种样子。莱奥波德要两天以后才回来,他也同样无法理解我——她想到——,不过我还是应该给家里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我今晚不回去了。由于不情愿而涌上她的脖子的血现在又一头跌落到臀部了。陌生人用手挡住了眼睛。她觉得自己冤枉了他。她高兴起来:是嫉妒?甜蜜的人儿!苦涩的

人儿！他不认识她，这难道不是也会让他不知如何是好吗？她想对他说，莱奥波德虽然是个好人——

但是那个令人费解的人回答道：“我羡慕你有他。”说这话的时候，他第一次有所动容。他的双眼像火炬一般燃烧，她觉得，他似乎想用话语把这火炬熄灭，所以他的目光开始异样地闪烁不定。他继续说道：“我从不嫉妒。我喜欢这样的房间。这样破破烂烂的椅子。这样的床单。也许一个小时之前曾经有个生水痘的家伙睡在上面！”

她笑了。“你在开玩笑，疯狂的人儿！撩人的家伙！你只是想让我知道我为你的俊美而付出的牺牲有多大。”

“不，”男人说，“你看这两根蜡烛，它们难道不像两只烧毁的胳膊吗？它们是在这里等着你的。也许床上还有虱子在等着你，它们想叮进你的皮肤那柔软甜美的袋子里，在你忘乎所以的时候，分享你。我很感谢你能够来。只有在这些扑扑簌簌直往下掉的、数不清的肉赘一样的东西中间，我才敢于冒险。毫无理智地翻滚，我向你保证，有时候真的是完全没有理智地翻滚。如果你做得快，我的身体里会嘎嘎作响，真的是嘎嘎作响，一种像车轮声一样的可怕的、完全非人类的声音。”

“这是个诗人，”她自忖，“或者一个哲学家，如今诗人和哲学家就是这样；现在只能先不管它，以后我会对他施以一个高贵女人的影响。”她开始断然地脱衣服；她的尊严要求她这样做。

现在他害怕了。一种想象折磨着他：打开！像打开一个儿童玩具，直到露出齿轮，那些齿轮咬合着所有其他玩具的齿轮。

第二种痛苦折磨是：她在追捕我。她从自己内心中滚动出来。总是滚到我眼皮底下。她在不停地说什么呢？我不得不像一条狗一样扑向她的生活中那个圆溜溜地滚动着的球。

现在，她只穿着鞋和袜子坐在他面前。她把衣服全脱了，因为他刚才说到了虱子。她觉得这样能安全些。她臀部的褶皱套

拉着。她开始发抖。

他的目光像拴在同一条链子上的几条狗一样狂乱地撕扯。

“你不脱衣服吗？”她问。

“你不想先跳个舞吗？”陌生人问。

愤怒的泪水不知从什么地方涌了上来。这位夫人开始后悔这次冒险，如果可能的话，她真想立刻就逃走。但是除了认为他有趣和不同寻常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啊，爱情是一匹泛着泡沫脱缰而出的马，即便它颤抖着停住了脚步。

“你的舞一定跳得非常美，”他再次拖延着时间，“音乐有时仅仅停在存在的边界线上，向边界线的另一边吹送。但是运动——！”

“不，我不跳舞，”她答道，“行行好，别再这样胡说八道了。但我还是爱你，你这顽皮的家伙。你为什么不用吻我呢？”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然后他小心地问：“那些住在你身体里的少女们都出去了吗？”但与此同时，他听见自己说了这么一句愚蠢的话：“谁在爱，谁就年轻。”在这同一瞬间，她的胳膊已经搂住了他的脖子。他的目光像鱼一样在黑暗中左冲右撞。

“闭上你的眼睛，亲爱的，亲爱的，你看上去是如此高贵而痛苦！”

于是，他用绝望的力量抗起重担，吻了她。“你的孔夫子呢？”他轻声问。她以为这是男人们的一个专业术语；她不想出洋相；他让她感觉宾至如归。还有一个声音也在提醒她：只要我们继续下去，一切就会变好。男人的舌尖在碰触她的嘴唇。她熟悉人类的这种古老的交流方式，不管这样的嘴唇上面是怎样的头脑。她慢慢地展开自己的舌头伸了出去。然后她又迅速地收回舌头，发出狡黠的微笑。在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狡黠的微笑就已经非常有名了——她知道这点。也许是被某种无意识的声音联系所影响，她试着说道：“孔夫子很高兴。”她丝毫没有

意识到,她曾经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听到过这个词。

陌生人叹了口气。世界的大圆球滚动着压向了他。“再来一次!”他双膝发软地说道。用了很长时间,她的舌头才完全伸进他的牙齿里面。但是他终于感到它已经填满了他的嘴。一个伟大行动的风暴将他席卷而起。在这风暴的漩涡中,他把这个不幸的女人那苍白的、淌着血的、在房间的一角兀自跳动的、伴随着一声嘶哑的高声尖叫、一种跌跌撞撞的声响旋转着的舌头咬了下来。

(一九二四年)

